

## 第十五回 為功名英雄苦練 圖美媳太郡進表

卻說熊浩令家人押轎起身，不多時，徐仰善同妻胡氏已到，熊浩夫妻迎接入內拜見。茶畢，徐仰善曰：「賢婿喚我夫妻到來，有何事體嚴熊浩說明訪仙立功之事，煩岳父母不時到舍，代查帳目，日後小婿若得寸進，自當重謝。」徐仰善尚未答言，胡氏吃驚曰：「賢婿身係武舉，自有正途功名出身，何必尋訪虛妄的神仙？丟下許多家產，夫妻又無窮的恩愛，且小女身懷六甲，賢婿如何放心遠行？依我主意，還是在家受享現成的富貴，何必拋妻離子，尋取非份的功名。」熊浩曰：「岳母有所不知，若照科制的功名，實難榮顯。若剿番寇回朝，封妻蔭子，豈不是一勞永逸，顯見大丈夫有驚天動地奇才？」胡氏曰：「且待與小女相商定奪。」熊浩退出，胡氏問徐氏曰：「女兒意見若何？」徐氏曰：「此乃榮宗耀祖的正事，女兒只得任他前去。」熊浩進來，女婢進上酒看，岳婿母女一齊同飲。徐仰善對熊浩曰：「賢婿既要訪仙學法，須要速回為妙。」熊浩曰：「小婿若遇異人，得些道法，隨即回來，求取功名，焉有耽擱？今已議定，數寸便要起身，再報二位大人知道。」徐仰善應允，夫妻上轎仍回家中。熊浩即定五日後起程，囑托妻子好生照看家裡，保養身體，又囑托掌家家人守分，凡有出入賬目，須要登記明白，候我回來查盤有賞；又把家用出入賬務，交與呂忠執掌，並吩咐小婢，小心侍奉主母。

次日，熊浩並少華道家打扮，飽餐畢，別了眾人，自有許多叮咛。出門上路，免不得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；不數日已到武昌城南門外百餘里，並無客店，就在村間借宿。問起尋訪仙跡，村人曰：「雖此處有仙寄跡，我等不曾一見，這是難事，勸客官休尋苦辛。」皇甫少華、熊浩曰：「我等虔誠，特來訪道，雖有數月，辦無悔心。」村人曰：「我們好意勸你，你若不信便罷。」熊浩曰：「不是不信你言，實因訪道心切。」是晚飽餐宿歇。次早各備乾糧，往僻處尋訪，莫道有神仙，連行人也斷絕。饑餓吃乾糧，夜間即在林中宿歇，不管虎狼蛇蠍，真是郊行野宿，並無悔心。但是一片曠土山林，哪裡去尋訪仙跡？糧盡即往林間再辦，一連訪了七八日，一日尋至中午，忽見前面有一座山，雖不高大，遠遠望見蒼松翠竹，清輿可愛。熊浩大喜曰：「連日尋訪，並無山嶺，今日忽有此山，莫非神仙憐我苦心，點化相會麼？」少華曰：「你看此山景清幽，正所謂山不在高，有仙則名，必有異人寄跡此間。可速尋訪，必有奇遇。」

二人踴躍向前，只見半山中來了一位道童，年可十四五歲，頭梳雙髻，身穿水墨道袍，笑臉叫曰：「來者莫非熊舉人、皇甫少華麼？」二人大驚，向前一躬到地曰：「正是，弟子喚熊浩、皇甫少華，望乞教導法術，以便破番，保國安民。」那道童閃過一邊，欠身曰：「二位貴人，休要認錯了。我因服侍師父，忽命我下山來，說熊舉人、皇甫公子尋訪，可引來相見。我見二位，故來動問，實是家師吩咐，與我無干。」熊浩曰：「令師何名？此處是何地名？」童子曰：「此處地名黃鶴山，家師人稱為黃鶴道長便是。」二人大喜曰：「我等特來訪尋令師，可引我進見。」道童曰：「待我引路。」二英雄踴躍同道童上山，迂迴曲折，早見一座觀門，院門上懸一匾，寫的『黃鶴樓』三字。從小門進內，見中間白石帝道，兩旁有著奇花異草，猿鶴往來，並不怕人。道童引到殿外，曰：「二位少待通報。」

二人停了一會，只見道童出來曰：「家師有請。」二人整衣同進，轉彎拐角，來到一座樓，一張烏木柴樓梯。二人上樓，樓上金碧交輝，八卦座上，坐的一位老道，蒼顏古貌，鶴髮童顏，兩眼炯炯，看著有光，頭戴七星道冠，身披白紋鶴縐。二人下拜曰：「弟子等不量狂妄，欲求師傅傳授道法，以立功勛。」道人曰：「二位請起，難得爾等忠心為國訪道，誓破番國立功，但你們時運未到，在此且訓練弓馬武藝兵書。候番寇該敗，貧道即贈爾寶貝下山，成就你等富貴，但可惜房中琴瑟別調。」按道人知熊浩之妻徐氏之壽不久，雖生子熊起風，後中狀元，奈產後即亡，不能與熊浩相會，故說此話。皇甫少華忙問道：「師父此言，莫非弟子的妻室改嫁他人麼？」道人曰：「孟氏乃貞烈女子，何必多慮。」熊浩疑而問曰：「依此看來，莫非弟子的妻室有失？」嚴道人曰：「非也，天機不可洩漏，久後便知，不必多疑。」二人亦只得一心學道，並無異志。從此在山用心學習武藝，略閒暇，即講究兵法、道人只傳二人六甲，趨吉避凶，奇門小術而已。

自前日山東巡撫冒奏皇甫敬降番，差官奉旨往湖廣捉拿皇甫敬家眷進京處斬，時劉捷已寫書差家將墜夜飛報次子劉奎璧。奎璧見書大喜，合府男女皆知皇甫家滿門處斬之事。江三嫂一聞此言大驚，忙到曉雲閣密報劉燕玉說：「皇甫家滿門處斬，誰知你生母陰魂顛倒，托夢叫與少華訂婚，豈不誤了小姐終身大事？」劉燕玉聞言，嚇得癡呆失措，停了一會，垂淚曰：「誰知吾母托夢，誤我終身！」江三嫂勸曰：「小姐不必多慮，且喜此事並無外人知道，日後國丈或是太郡定然與你配下良緣，何必憂傷？」劉燕玉泣曰：「三嫂差矣，奴幼讀詩書，豈不知婦人守一而終？我既奉母命與皇甫郎訂親，雖丈夫不幸滅亡，我不能同死已為不義，自當終身守節不嫁，方盡婦道。怎肯改嫁負心？但不知孟小姐可能守節乎？」江三嫂駭然曰：「小姐非孟小姐可比，孟小姐乃明嫁正婚，守節易明，你乃私自訂婚，守節實難。國丈問你何事守節，你卻如何回答？」小姐曰：「萬一父親迫嫁，我唯一死，以明全節，斷不作失節之婦。」江三嫂知小姐節烈，恐其自盡，慰曰：「吉人天相，小姐如此節烈，或者天遣皇甫公子知風逃走，日後還有團圓之日。小姐不須掛念，聽天由命罷。」小姐曰：「萬一不幸，唯有死而已。」

光陰似箭，早是元旦，合府文武官員多來與太郡賀喜。鬧熱數日，已是正月初六日，早飯後太郡與劉奎璧在後堂議論家務，太郡偶然想起一事，對劉奎璧搖頭曰：「我兒今年已是十七歲，怎麼一些人事不曉得，豈不可笑。」劉奎璧曰：「孩兒何事不諳，請母親說明。」太郡曰：「我是公侯官家，一向只因你年輕，我徐女流，府上從未曾點過花燈，以慶昇平。今年年長，不日就是元宵佳節，亦當叫幾名燈匠，買新樣花燈，慶賀鬧熱，顯燭門梯才是。你竟不思此事，明是不諳人事。」奎璧曰：「孩兒無時不思花燈熱鬧之事，但恐被人恥笑，說是我何等人家，不自思量，敢點花燈？」太郡不悅曰：「滿朝富貴，半出劉門，我們慶點花燈被人恥笑，未知何人可點？」奎璧曰：「只因孩兒尚未定親，恐外人說我無力娶妻，還想點甚花燈，故恐人談笑。」太郡聞言大怒曰：「吾屢欲與你訂婚，你俱推蒙不許，累我至今無有媳婦，自覺有愧。我不怪你便好，你還敢說出此言，莫非為娘無力娶媳麼？」奎璧曰：「非孩兒不娶，奈孩兒立願，若非孟氏為妻，孩兒情願不娶。」太郡尋思，皇甫少華如今滿門已亡，那孟士元乃詩禮之家，女兒若要改嫁，恐人議論，倘不改嫁，誤了終身大事。我今不若作個好人，奏上朝廷，賜婚孟氏，亦免外議改嫁之羞，又使孩兒歡喜。主意已定，又對奎璧曰：「汝既迷戀孟氏姿色，待我具表與爾姊姊，求朝廷降旨，將孟氏賜兒為妻，孩兒心願若何？」奎璧曰：「臣等已具表奏上朝廷，求朝廷降旨，將孟氏賜兒為妻，孩兒心願若何？」

妻，心願已足。但表內不可實言孩兒只中二箭失臉，只說兒與少華俱中三箭，孩兒先射，少華後射，孟士元因皇甫敬乃現任官，威風較大，將女兒許配皇甫少華，實為不公，如此啟奏，孩兒方有體面。」

太郡即令人照奎璧言語，具了表章，另修一書付劉捷，說明求主賜婚事情，可將表章進與皇后，轉求天子賜婚。奎璧即叫家人劉升，賞了路費，囑曰：「爾可備快馬，墾夜進京，若見國丈，只說我先中三箭，孟士元敬他現任官威風，將親許配皇甫家，切不可實言。」劉升領命，隨備快馬包袱，星夜趕路。

直至正月盡，那一日早飯後，進了京城，直到劉國丈府，將馬縛住，來見把門人，說明來歷。把門人來見劉捷稟明，劉捷著他進來。劉升進見劉捷，拜見畢，遂將表書一並呈上曰：「太郡有書表，請國丈一看。」劉捷將表放在案上，只將書拆開看過，大喜曰：「如此賜婚，方顯國戚的勢力。劉升，你路上辛苦、可到後面飽食安歇，另日奏去。」劉升往後衙而去。劉捷入內，對吳淑娘說出備細：「你來早可帶表入宮，啟請娘娘，下旨賜婚。」吳淑娘應允。

到了次早，吳淑娘梳妝畢，換了衣裙，執了玉笏，帶了太郡的表章上轎，來到後宮門下轎。把門太監迎見曰：「吳姨娘莫非要見娘娘麼？」吳淑娘曰：「正是，未知聖上可在官？」太監曰：「聖上在朝未回，娘娘現在正官。」吳淑娘步行，來到昭陽官前候旨。把宮門太監進宮奏曰：「啟上娘娘，今有國舅姨娘吳氏在宮門候旨。」劉后大喜。按劉后為人仁孝寬慈，即令宣進。太監出來對吳氏曰：「娘娘有旨宣召。」吳淑娘執笏進宮，至殿上俯伏奏曰：「臣妻吳氏朝見，願娘娘千秋。」皇后曰：「卿平身賜坐。」吳淑娘謝恩，坐在旁邊繡凳，宮女奉送茶來。皇后曰：「姨娘久不進宮，未知家中母親、兄弟、妹子可好麼？哀家甚是掛念，奈深宮似海，不能面見父母，未知滿門安樂否？」吳淑娘奏曰：「仰仗娘娘福庇，國丈太郡壯健，滿門至親俱皆清吉，毋庸聖慮。只因二國舅尚未定婚，太郡特請娘娘奏主賜婚。」說罷，就從袖內取出表章跪送。太監接表，放在案上，皇后著驚問曰：「太郡好無打算，大哥夫妻遠鎮北邊，二弟年已十七、理當早娶，以便伏侍太郡，因何姻緣未定？」吳淑娘奏曰：「娘娘看表，便知委曲。」皇后拆表細看，心知二弟三箭必有不全，故孟士元許親皇甫家，乃曰：「原來御弟心戀孟氏姿容。但皇甫敬降番，全家罪在不赦，孟士元將女錯配，其女已誤終身。待哀家奏准賜婚，以定孟氏終身，並滿御弟癡念。你回見我父，早晚自有佳音。」吳淑娘稱謝辭別，皇后曰：「難得姨娘進宮，待賜宴回去。」吳淑娘謝曰：「多承厚恩，但國丈在府懸望，不敢延停。」皇后曰：「既如此，姨娘且回，改日再進宮走走。」吳淑娘退出，從後宮門上轎回府。劉后将表章藏在袖內，停了一會，內監報曰：「萬歲回宮了。」皇后便執玉笏迎接聖駕，成宗曰：「御妻平身。」皇后立在旁邊，成宗下擎進宮，皇后朝拜畢，賜坐旁邊。侍女奉茶，各卸下御服坐定。皇后笑而不語，成宗問曰：「御妻為甚不言而笑？」皇后立起欠身曰：「適才老母在雲南家中奏事進表，臣妾故此為笑。」成宗曰：「未知太郡所奏何事，御妻可即奏來。」皇后曰：「請陛下赦罪，臣妾方敢續奏。」成宗曰：「赦卿無罪，只管奏來。」皇后袖中取出表章，宮女呈上御前。成宗接表看過，沉吟一會，微笑對皇后曰：「卿可看此表，乃是誰詞。孟士元乃兵部尚書，總轄文武官，豈不知國丈官高，勝過皇甫敬？且爾弟先中三箭，孟士元將姻緣配與皇甫家，豈不悖禮？至於後射之言，一發謊詞。」

未知成宗如何發落，下文分解。